

我的情人
叫我眸儿



今夜

我不关心人类

我只想你

——海子《日记》

我是眉儿，我的男朋友虎子叫我眸儿，反正眉和眸好比唇齿相依 我都不讨厌。名字不过是符号而已 高兴的时候 叫我什么都可以。

很多时候 我也会叫自己眸儿。

“明眸善睐 顾盼生情 多美气。”虎子经常盯着我的眼睛 在我耳边絮絮叨叨地说。

虎子有一张充满甜言蜜语的嘴 仿佛天生就喜欢向女孩子灌糖水。甜得人心里痒痒的 暖暖的 又凉丝丝的 浑身像被打通关节似的舒服。

虎子是我的情人 我的伙伴 我的快乐源泉。

每天睁开眼，习惯性地坐在梳妆台前，端详镜子里的自己，把镜中的我叫一声眸儿 算是给自己 也是给又一个新鲜的日子打招呼。费力地睁大眼睛，用手拨动头发，想寻找银亮亮的头发 想铲除过去光阴在我身上成为苍老的隐形物体 我不能容忍青春里掺杂着岁月的杂草 每天在镜子前检查白发成了我神经质的习惯之一。确认头发根

青质黑之后 对自己龇牙咧嘴挤出笑来 笑声是没有的 就像是一幕极短的无声剧一样 迅速放映 便结束了。

我喜欢恋人似的男人 我憎恶陌生人似的男人。

我相信爱情 我喜欢做爱 但我讨厌没有高潮的性交。

我不讨厌金钱 但我唾弃为了金钱失去自尊。

我喜欢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生活方式。

我喜欢飞翔—— 从一个城市飞到另一个城市。

我喜欢飞翔的姿势和状态。

我讨厌一成不变一潭死水的生活。

我讨厌腐朽。我喜欢潮流，喜欢流行的服饰和头发，喜欢新鲜的事物。

我是个年轻的令人嫉妒的女孩。

我 二十四岁。

我是一个热衷于研究爱情的女人。

我总是要将爱情弄个明明白白。我总是令自己很累 令我的情人很辛苦。

当我有一天明白爱和性可以分开的时候 只有虎子依旧爱着我。

他不动声色地看着我哭哭闹闹 不动声色地跟着我起起落落 不动声色地在黑人酒吧陪着我喝下一杯又一杯黄色的液体 不动声色地陪着我踉踉跄跄地回来。

被酒弄得浑浑噩噩的我对虎子说：“你们男人是什么？我们女人又是什么？男人想干吗干吗，女人一样也可以。我可以要你 我也可以拒绝你。这是我的自由。我对男人一无所求 拒绝的时候 包括性。”虎子依旧是不动声色地搀扶着我 直到我精疲力竭地倒在床上。我放下翘着的二郎腿 身子一旋，像只蝴蝶儿似的飞落。我学舞蹈出身 身材瘦削削的 天使的面容 魔鬼的身材 就是说我。从潮湿多雨的湘潭来到更加潮湿多雨的广东 我飘过许多城市 广州、珠海、深圳、东莞、惠州、中山等 每次都租住在我上班的单位附近。一般我对房子不作什么改动，只在大客厅四面墙上粘贴了大镜

子 客厅的四堵墙变成了水银世界。有时再转九十度又左看右看 便映在眼底有四个眸儿了。我喜欢这由镜子组成的透明的世界。我看到了自己的多面性。我喜欢这样混杂着难以理喻的不可思议的对抗和背叛。镜子很公正 经由它 我可以反复地练习一些舞蹈动作 我可以很及时地纠正错误 我看到的是一些被修改了的正确的舞蹈动作 每一次的练习都会令我加深对镜子的依赖和怀恋。

我的母亲是市歌舞剧团的舞蹈演员。年轻的母亲 曾经是很多男人梦寐以求的梦中情人。我生下来就没有见过我的父亲。后来和我们生活在一起的是继父 他在一个叫唐家寺的中学当体育老师 据说他身世清白 世代务农 与身世复杂的母亲结合，一直让母亲感恩戴德。很小的时候 母亲便让我学习舞蹈 接受压腿以及形体训练。母亲从小就控制我的饮食 从不让我吃饱 也不让我饿着。她的理论是有七分饱就可以 女孩子重要的是身材。母亲在我眼里很年轻。她

体形婀娜多姿 走起路来仿若蜻蜓点水般轻盈 到我十二岁左右 许多人见到我们俩 都会说是姐妹俩 而不会说是母女。可见我的母亲是怎样的年轻和漂亮。年轻漂亮的母亲看着我一天天长大 母亲却一无所知一天天长大的我离她心的距离却越来越远。

1988 年那个夏天 我十二岁 那时我正上初二 却发生了一件对我来说是惊天动地的事——我下身流血了，那个流血的日子里 我成为了女人。

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

校园处处绿草茵茵、绿树郁郁葱葱 偶尔几只飞鸟从空中掠过，凌空唧唧地叫几声，给静谧的校园增添了无穷的生机和乐趣。

窗外偶尔传来朗朗的读书声 像城里礼拜日基督教教堂里传出来的歌声 有一种圣洁的纯粹的缥缈的味道。

我在上课时，有时会把目光投向窗外，电线上停着几只小鸟 它们呼朋引伴地飞起又飞落。

不知哪位诗人说过这样一句话：贫穷因

听着风也是好的。说得真好。

其实 无论贫穷也好 富贵也罢 有一颗愿意聆听风声的心就是个快乐的人。而当我听课听累了时 我只喜欢让我的耳朵远离老师那语重心长的谆谆教诲一会儿 用我的目光追随阳光里生动的有趣的图像。我是一个容易开小差却不易被老师发觉的学生 因为我的心可以一心二用 虽然我的眼睛瞟向窗外，我的耳朵却像一架永不停转的录音机，将老师的一字一句都收进脑子里去了 所以我成绩总是很好。那天上午上完第二节课，我一起身，瞥见座椅上血迹湿湿地印在那里 我的心怦怦地跳起来 空气中有一种淡淡的腥味 我的脚仿佛被什么拽住了似的凝固不动 我呆了似的站着。同学们纷纷朝门外走去 马上要做课间操了。有人喊着我的名字 楣儿 快点。

我的脸上大约是一种很尴尬的难为情的表情 好在叫我的人 是边叫边朝前走。待走到一个不剩时 我变活了似的忙碌着 变戏法似的从书包里撕下笔记本上的纸 想擦干净污迹 甚至吐口水 直到完全干净为止，

手紧紧捏着那团纸一路小跑回家。

我的家就在这所唐家寺学校里。

学校前面有一条宽阔的马路和一个广场 四周是许多民居和私宅。一个旧池塘将学校的一边围住。

池塘边 许多柳树终年葱葱郁郁 柳枝婆娑起舞 早晨 许多人喜欢绕着池塘跑步或晨练。学校大门口，有两棵百岁大的榕树 像两位历经沧桑的老人和蔼可亲。那时学校的教工宿舍还是平房，外面红砖结构，没有粉刷白灰和水泥 是直筒式的布局。每家都有一个天井、三间房、一厨一厕 唯独我家因是在那排平房中间 除了有一个比别家大的天井外 还有一个近五十平方米的小院子 院子里挖了一个小鱼池 里面养了许多金鱼、红鲤鱼、鲫鱼等 在厨房和厕所之间搭了一个葡萄架，院子另一边是个小小的花园 种了君子兰、茶花、美人蕉、月季、金钱菊、兰花、无花果、仙人掌等。似乎只有我家拥有这得天独厚的条件 其他教师家绝没有我家这么富有田园色彩。小花园一年四季总

是有鲜花怒放 因之常有蝴蝶翩跹、蜜蜂翔舞 缥缥缈缈的花香始终如一地在院子里漂浮散发 像许多披着神秘薄纱的幽灵。到了夏天 葡萄架缀满了绿色 简直可以说是满目叠翠 那垂下的葡萄晶莹剔透 实在让人垂涎三尺 常常有人翻墙越壁来偷葡萄。有一回，一个附近人家的光着屁股的小男孩，在中午的时候 偷偷地爬墙过来 他趴在葡萄架上很兴奋地摘了葡萄便往嘴里送 饱吃了一顿后 他就飞快地用两只手扯葡萄。也许是弄出的响声太大 惊动了继父。当继父打开院子的门时 那小男孩惊慌失措，一下从上面掉落 膨咚一声摔到地上 继父见了笑了 扶起小男孩帮他检查了一下说：“这样很容易受伤 以后想吃就来找我 千万别这样了 好吗？”小男孩自然感动得流泪了 他两眼噙满泪水地点着头 然后一脸羞愧地从我家光溜溜地穿堂而过。像这样的小插曲每年都要发生好几次，习惯了也就不足为奇。我至今也弄不明白当教师的继父用什么方法在学校拥有这样的优越。这些花花草草以及鱼都是他侍弄和饲养的。继父有一双大

眼睛 鼻子挺拔 嘴巴很宽很厚 在人中处及两边有两撇往两边翘的虬髯 又黑又浓。他笑的时候眼睛弯成了一条线 就像一只温顺的狐狸 给人一种笑容可掬的印象。他的额头很高 光亮亮的发着光 据说这种人很聪明。他的眼睛在看我母亲时眯成了一条缝，然后母亲便会被他拉着手拖着去了他们的房间 随后只听见房门咣啷一声 总有一些声响抵达我的耳朵 让我的脸感到燥热。不久在镜中 我看到一个女孩脸红红的 眼睛像哭过似的湿湿的 我的心难受得要命 除了在我的房里捂着被子尖叫之外 就是逃离那所房子 我不能做别的。我一次又一次逃避 跑到湘潭随便哪条街上闲逛一气 直到夜很深了才回家。

那天 家里没有一个人。一般母亲吃完早餐去上班后 中午不会回来，一直到下午下班回来。而继父也上班去了。我身体里好像有一条汹涌澎湃的河流 它一路呼啸而来 携带着咆哮的声音 让我来不及去洗手间 我便蹲在葡萄覆盖着的天井的水沟边，血便从两腿的中间流了出来，一坨坨的 好

像猪血似的。

我以为自己会死了 我困惑地看着水沟里的水染成了红色 红艳艳的 宛如水中盛开的红玫瑰。

葡萄架下绿阴阴的 很阴凉 只漏下细碎的斑驳的太阳光。

“眉儿 你为什么呆在家里不去上课？”继父打开门看到我叫道 他不知什么时候回来的 我居然一点也没有察觉 也许我太专注于自己那件惊天动地的事情。

原来班主任见我未上课间操 向继父告状，于是他回家找我。

“你脸色怎么这么苍白？”继父走近我盯着我的脸迷惑地问道。

“我会不会死？”我用手指着水沟里慢慢浸散的红花问道。

“傻瓜 你怎么会死呢 你会变成一个越来越漂亮的女孩。”

忽然 我看见继父阴霾的脸变成了一片阳光灿烂的天空 他的眼睛眯成了一条细细的线 像平时觑母亲那样觑我 仿佛喝了酒般的陶醉。

他弄来一些卫生纸帮我擦拭，将另一些白纸叠起来放在我换好的内裤里。

我看着继父很熟练地为我做着这些，然后他抱起我放在床上，对我说：“好好休息，等下我向你的班主任请假。”

天井里传来继父用自来水冲洗水沟的哗啦哗啦的声音，而我躺在床上，听着我身体里的音乐也在铮铮作响。

这是我一生中独一无二的感受：我恐惧。我惊愕。我迷惘。我不知所措。

自从那天开始，我便拥有了每月一次月亮潮汐的拜访，它就好比是我不请自来的固定的客人，它使我由女孩子变为女人，使我倏忽间明白了一些平时不曾明白的道理。

我不知道对迎来送往的光阴，是心存感戴之情，还是满怀愤愤不平之情。

生活，有的人从容不迫，有的人匆匆忙忙，有的人跌跌撞撞，也有的人或明或暗地在生活的迷宫里小心跋涉，步步为营。

当一个女孩子成为女人，她的世界将发生怎样的改变，她一无所知，她只有听令于不可知的未来。她不能预言。她不能逃避。

她也无处可去。

面对现实 也许随波逐流 也许随机应变 也许随遇而安 但都会好好活着。

继父那天心情舒畅 好像娶了一个新娘一样 脸上始终洋溢着甜蜜蜜的笑容 他乐颠颠地吹着口哨，屁股一扭一扭地出去了。不久 又听见他吹着口哨回来 口哨的调子是轻快的抒情的。“眉儿 你变成女人了 你可以像你母亲那样了。”继父一回来 就悄悄地把门闩上了。“像母亲那样？”我迷惑不解地望着他。他的嘴唇厚厚的、红润润的 他目光很温柔地端详着我。

他就那样充满欲望地凝视着我。他像一只猫一样轻轻地来到我床边，弯下身来，用他湿润的嘴唇吸着我的唇。我没有感觉似的闭上了眼睛。大约我的脑袋一片空白。他的舌头伸进了我的嘴里。他舔着我。他用舌头翻滚着我、搅拌着我。一种强烈的烟味充满我的口腔 我感到目眩。我的嘴唇情不自禁地学着他的样吸吮 舌头像跳舞一样翻腾、跳跃。

有一种隐秘的欢愉擒获了我 我感到了

吮吸的快乐而沉沦进去了。

后来我才知道这是男女之吻。而我所谓的初吻以及初夜便被这个我叫做继父的男人享用了。

我就这样蒙昧无知、稀里糊涂地开始了我的青春之旅。这就注定了我的青春之旅是动荡不安、漂泊不定的。就像风中那朵雨做的云，飘呀飘飘过千万里，却不知又将飘向哪里去。

继父的嘴唇离开我的唇之后，我的唇依然张开等待着。

空落之后，我睁开眼睛，继父的脸变成了一只狐狸似的脸。他眉开眼笑地拿着我的手，放在他嘴边，一撮一亲着。

他让我感到陌生而又熟悉。

我喜欢这样在字里行间向我的读者讲述我的故事。我真实的故事。我不放进任何一点虚假的故事情节。

我喜欢袒露。我喜欢赤裸裸的人生。我喜欢赤裸裸的肉体。我喜欢一切自然的东西。

我的读者要接受我 首先要接受我的历史。不管这历史多么与这个现实社会的伦理道德格格不入。

我想这不是我的错。不是我要成为坏女孩 是坏女孩寻找到了我 让我成为她的代言人，我被世俗贴上了坏女孩的标志。

只有我知道我是谁，我是怎样的女孩。我从不曾说 也不去解释，一切都是多余。

我知道我喜欢我自己就行了。

两年以后，即我十二岁之后的第二年，当我邂逅了虎子 我才知道了爱情这个美丽的词儿。

那时 我并不知道我和继父的关系是龌龊的见不了阳光的阴暗的暧昧的关系。而且那个时候我已经没有选择了 我只有听从我的身体的需要和继父的召唤。

很多年以后我才知道性其实是我们身体需要的罂粟花，一旦吸食 便会成瘾。而那时 我一无所知我的愚昧和无知。

任何人不管迟早都要为他的愚昧无知付出沉重的代价。

虎子——我十四岁时认识的男人 这无须否认。认识他是我一生的幸福 可惜我是在他永远地离我而去之后才明白的。明白得太晚了。

那年暑假 继父和母亲参加学校组织的张家界旅游去了。有一天晚上 我独自一人去小华天舞厅玩。那是一家位于湘潭公园大门口旁侧的舞厅，那里一年四季歌舞升平 偶尔也发生打架斗殴的事情。

小华天有一种魅力吸引许多年轻人络绎不绝地到来。是什么样的魅力呢？是它不断旋转的五颜六色的镭射灯光？还是它本身所蕴含的一种别具一格的娱乐文化？

我弄不清楚 反正我从十二岁成为女人之后 经常在市里各舞厅溜达和玩耍。

舞厅是个热闹的场所 它诞生可口可乐似的爱情泡沫，它在短时间里让人大汗淋漓 快乐备至 它旋转着人 并把人也旋转进一次又一次的漩涡里。

那时流行跳方块舞 舞厅里的人们自觉地成行成队地排列 随着音乐节奏上下左右地扭动身体 那场面比学校的课间操要整齐

多了 人们的模仿能力极强 我也混杂在人群当中 有模有样地跟着跳着移动着 我想成为舞厅里盖了帽的舞会皇后。

我天资聪颖 学什么都一学就会 常常跳着跳着，周围的人们就停下来看着我跳，当我跳完一支舞曲时 就会响起雷鸣般的掌声 在这掌声中 我得到了满足和鼓舞。

我喜欢这些地方。这里是年轻人纵欲狂欢的梦想天堂 也是年轻人谈情说爱的理想去处。这里制造许多天方夜谭似的爱情故事 离奇、荒诞、神秘而又令人惊诧不已。

我喜欢穿白色的无袖连衣裙 白色的凉鞋，长发飘在肩后。我的脸从不搽脂抹粉，天然的白里透红。

后来，有一回虎子说我好像七仙女下凡 令他一见钟情 只有这一次让他逮住了机会。

“真是好不容易呀！”他无限感慨地笑着说。

我被穿高跟鞋的女人踩了一下 疼得很厉害 由于惯性我往前又撞了别人 当我将